

許樹云 演唱本
戴 东 整 理



靴 指 準 寇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第 一 場

〔大太監、四龍套引趙德芳上。〕

德芳：（引）身為八王爵，权貴鎮當朝。

（念）父是華華太祖，母是賀后金嬋。

龍生鳳養在宮院，每日抱釧上殿。

本御趙德芳，只因王强在朝奉君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僚；他曾奏道我家御妹丈有私投番邦之意，不料我家叔王听信讒言，就要將我家妹丈開刀問斬，本尉協同寇天官上殿保本，我家叔王准了本章，死罪虽免，活罪難饒，竟將我家妹丈發配云南，數月未見音信，本御憂慮在心。內侍，宮門照事！

太監：是！（楊洪急上）

楊洪：（念）楊府奉了太君命，假意報喪南清宮。

（白）門上那位在？

太監：哦！楊洪慌張為何？

楊洪：公公，請你向里傳稟，說我楊洪有要事求見千歲！

太監：少站。

楊洪：是！

太監：稟千歲，天波府管家楊洪有要事求見千歲！

德芳：喚他進宮。

太監：是！千歲喚你進宮！

楊洪：告進。楊洪叩見千歲！

德芳：罢了。楊洪你慌張進宮，为了何事？

楊洪：千歲啊！楊元帥在云南喪命，灵柩運回楊府！

德芳：怎么講？

楊洪：楊元帥在雲南喪命，靈柩運回楊府了！

德芳：哎呀不好！

（唱）這才是晴天霹靂一聲響，不幸我妹丈喪他鄉；
眼望着楊府悲聲放，怎不叫我痛斷腸！

（白）楊洪回府向你太君言講，本尉隨後過府弔祭。

楊洪：這……

德芳：嗯！不必多言，回府去罷！

楊洪：是！（下）

德芳：唉，御妹丈啊！

（唱）思前想後淚雙降，我只有祭奠到靈堂；
速備祭禮楊府往——

太監：是！

德芳：（接唱）快宣那寇天官進宮商量！

太監：千歲有旨，寇天官進宮啊！

寇準：（內叫）遵旨！

（內唱）金牌詔罷了銀牌宣，（上）在朝房來了我寇天官；
自幼兒南學把書念，把四書五經都念完；
大比年皇王開科選，我寇準進京去求官；
三篇文章做得好，萬歲爺親筆點狀元；
在吏部劾勞三年滿，霞谷縣里去居官；
上任沒有一月滿，黎民百姓稱青天；
都只為潘楊兩家案，八千歲有牌來提俺；
我七天七夜把京進，南清宮見千歲我把謁參；
只說是見千歲我命有險，不料想官上又加官；
又听得千歲宣召我，想必是我寇準又該升官；
撩袍端帶去晉見，千歲你宣老臣所為那般？

德芳：老愛卿啊！

(唱)老受卿，不好了！咱朝中出了大事端。

寇準：(唱)咱朝中出了甚么事？千歲請与老臣言。

德芳：(唱)适才楊洪把我見，稟報郡馬命归天。

寇準：(唱)既然是楊元帥他把命斷，咱君臣就該作弔楊府前。

德芳：(唱)吩咐內侍备車輦，

太監：是！車輦伺候！（車夫上）

德芳：老受卿！

寇準：千歲！

德芳：（接唱）你陪我到灵前痛哭一番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

〔郡主若无其事地挽宗保自屏后上。〕

郡主：(唱)俺夫妻定下金蟬脫壳計，想瞞着叔王把朝辭；

只是这报喪假作死，叫人覺得太不吉；

可就是为了举家安全事，只好这样把君欺；

这条計可說是神妙无比，靜等候辭朝回原籍。

楊洪：(急上)啓稟郡主，不……不好了！

郡主：哦，何事慌張？

楊洪：千歲同寇天官过府弔祭來了！

郡主：哎呀，这怎么好啊！

楊洪：郡主你要赶快換上孝服，到灵堂准备迎接才好。

郡主：是啊。楊洪外面伺候！

楊洪：是！（急下）

郡主：宗保快取孝衣与娘更換。

宗保：是！（取孝衣，郡主急欲換孝，楊洪又急上）

楊洪：郡主郡主！千歲同寇天官進府來了！（急下）

〔郡主手忙脚乱，挽孝不及，即將孝衣套在所穿紅衣外面。

楊洪：（幕內）千歲、天官到！

郡主：有請！（趙德芳、寇準同上，楊洪隨上。）

德芳：（唱）老愛卿領我把靈堂進，看見了靈位放悲聲；
楊元帥你今喪了命，誰保我叔王錦綉城；
急忙進前拜靈位——（欲拜，寇準急阻）

寇準：千歲，自古道：君不拜臣……

德芳：噢！

（接唱）老愛卿替本御前去參靈！

寇準：遵旨！楊元帥啊！

（唱）哭了聲楊元帥中年命喪，好一似船折舵大廈斷梁；
從今後少了你这忠良將，那北遼必然更猖狂；
外寇侵犯誰能擋？百姓們仗誰保安康？
見靈牌不由我想已往，兩淚交流心痛傷；
叫楊洪你把那祭品擺上——

〔擺設祭品中，寇準不時觀察靈堂，拜畢，起身歸坐。

（接唱）專等着郡主謝孝我細看端詳。

郡主：（唱）我这里假裝把泪眼睜，看見那旁我的兄；
兄長你過府來弔孝，為什麼外帶那個寇萊公；
俺夫妻暗地把計定，假設靈柩楊府中；
實指望金殿瞞過老叔王，南清宮再把兄長蒙；
俺把那滿朝文武、八大朝臣、九卿四相都瞞住，
還恐怕瞞不住那寇萊公；
宗保兒隨為娘前去謝孝——（向德芳拜謝）

哎呀苦哇！

（接唱）这边廂再謝過寇萊公。（拜）

寇準：郡主請起！

郡主：（唱）哭了声御郡馬喪了命，我的駙馬夫呀！

〔郡主痛哭虽假，但其悲痛情形異常緊張，无意中揭起孝衣掩泪容，却被寇準發見內之紅衣，寇準非常詫異，宗保急扯郡主孝衣掩盖，郡主才知覺，但这种情况，却使寇準猜疑起來。〕

寇準：呀！

（接唱）不由我暗地里疑惑心中；

郡主她掩面哭声痛，我仔細看來不見泪容；

头戴麻冠身穿孝，声声哭得是郡馬公；

要說是郡馬喪了命？为什么外面挂孝里套紅！

低下头來暗猜想，这內中必定有隱情；

是是是，我明白了，他假設灵柩把人蒙；

金殿上先瞞宋王我的主，南清宮再瞞賢主公；

你把那滿朝文武、八大朝臣、九卿四相都瞞住，

想瞞我老寇準你……你万万不能！

郡主：（唱）宗保兒快把你祖母請，請你祖母到前廳。

宗保：是！——有請祖母！（余太君上）

太君：（唱）我來在前廳抬頭望，又見弔孝的八賢王；

这边廂留神看一眼，原來是天官坐一旁；

看到这里心暗想，我心中暗自有主張；

手拉兒媳把話講——（行絃）

郡主：婆母講些什麼？

太君：賢王与寇天官到此，必須多加謹慎。那寇天官遇事机灵，更要多多留神，你們暫且回避，我自有一番道理。

郡主：是！（同宗保下）

太君：（接唱）点一点龍頭拐我參見賢王！

德芳：太君免禮！

太君：多謝千歲！

德芳：太君請坐！

太君：千歲在此，臣妾不敢。啊千歲！我兒云南喪命，撇下孤兒寡婦，不能在朝奉君，望千歲上殿奏上一本，讓我們同轉河東原籍，當一輩子鄉紳也就是了！

德芳：這……

寇準：太君！

太君：哦！天官你也來了？

寇準：我早已來了！太君，楊元帥一死，令人悲痛，我們君臣今晚要在楊府守靈一宵。（急向德芳）千歲！咱君臣今晚要在楊府守靈一宵！

德芳：老愛卿你……

寇準：是啊！我也在此嘛！

太君：啊！千歲你乃是一王，我兒不過邊關一將，焉敢讓千歲、天官在此守靈，這万万使不得！使不得！

寇準：太君，自古道：“婚喪大事，人前大禮。”想楊元帥為國一場，不幸喪命，我們君臣守靈一晚，也不過表表我們君臣之意。況且等到天明，我同千歲上殿奏本，讓你們舉家同回原郡，落一輩子老鄉紳也就是了！

德芳：上殿奏本，倒也使得。只是這守靈……

寇準：守靈有老臣陪侍，這倒不妨！

太君：此事万万使不得！

德芳：是啊！

寇準：是啊。千歲與郡馬守靈，論公論私，也不為過啊？

德芳：守得？

寇準：守得！

太君：既然如此，楊洪掌灯，請千歲和你寇老爺東廳安歇。

楊洪：是！

寇準：太君請安息！

太君：千歲請到東廳，臣妾恕不送駕！

德芳：太君請回。

太君：謝千歲！

寇準：送太君！

太君：不勞天官遠送。（自語）討厭！（下）

寇準：（自語）嗯！我也知道討厭啊！楊洪，掌灯帶路。

楊洪：是！

寇準：千歲隨老臣來啊！（圓場到東廳，進廳后，楊洪下，德芳、寇準兩望門后，入廳。）

德芳：天官啊，天官！如今楊元帥一死，舉家正在悲痛，你我祭奠以後，應當回去才是。怎麼你偏偏要在此守靈，却是為何？況且老太君和我御妹心中不安，怎好在此打擾，真是豈有此理了！

寇準：千歲啊！

（唱）楊元帥生死難料定——

德芳：楊元帥這死還能是假的嗎？

寇準：（接唱）這內中一定有隱情；

千歲你只顧傷心把淚掉，老臣我察言觀色看得清；
老太君年老喪子應該悲痛，為什麼面上沒有帶愁容；

見了面先提辭朝事，未把那喪葬大事提一聲；
郡主她既是郡馬喪了命，却為何痛哭不見淚下傾；
東張西望心不定，楊宗保裝哭他是假哼哼；
老楊洪更是有毛病，他慌慌張張心不寧；

灵前陈設虽齐整，果供未破酒未傾；
壺中无酒，沒有酒盅，这一点我看不象祭亡灵；
这内中还有一个大漏洞，郡主她外面挂孝里套紅；
我看得見，听得明，老臣猜疑有隱情；
千歲你說是不是？咱还要追根到底弄个清。

德芳：噢，原來如此！（不禁露出笑容，寇準向德芳耳語）

寇準：待老臣出外觀看！（出門，正遇郡主上，寇急隱身，郡主似見有人；急退下，寇追下）

郡主：（接上）哎呀！

（唱）我这里行走暗思算，（寇準又隨上）

与郡馬送飯到花園。行走經過东廳院，

听一听他君臣可入夢間。悄悄走近暗偷看，（扫）

（郡主向內偷看，寇準却在外跟隨暗笑，郡主又向內投石試探，却不見里面有什么动静，回身，見有人影，急取沙土撒去，正迷着寇準的眼睛，寇急躡足忍耐潜踪繞灣隱去。郡主疑为他們君臣睡熟，即急奔花園而去下）

寇準：哎呀！

（唱）我出來东廳門抬头观过，这影影綽綽沒看确；

头戴白身穿孝她是那个，不用說，她定是郡主沒有話說。

手里提的是籃子，里面一定是吃喝；

一定是与郡馬前去送飯，我趁此机会随后赶着；

此一番見了郡馬面，我看他夫妻有什么話說；

头上穩穩烏紗帽，身上朝服拽又拽；

郡主你作南柯夢，你怎知老寇準我随后跟着。

（急追下）

郡主：（內唱）急急走來莫留停——

（郡主上圓場，恐懼喘吁，坐在石头上自語。寇準暗上在旁花架下隱身偷看。）

郡主：哎喲！我到了東廳書院，影影綽綽地好像是一個人，可把我嚇死了！（左右看後，沒有動靜，便覺稍為放心）我与郡馬前去送飯，怎么还穿了一身孝啊！（脫孝衣，搭在石头上，寇準暗中觀察，早知郡主意圖，却感覺好笑，突然看見郡主欲行，急欲再追，發見花園亂石很多，朝靴走路有些不便，急脫靴提在手內）待我与郡馬送飯去了！

（接唱）与郡馬送飯走一程，（寇準攆靴追）

郡馬在花園把我等，从早等到夜三更；
他怎知我兄王前來弔孝，外帶个討厭人的寇萊公，
弔罢孝他君臣还不走，多找麻煩要守灵；
郡馬他到这时等把飯用，这一回他餓的定不輕；
手提着飯籃前行动——

（郡主与寇準行走碰面，互相观望，寇準急隱身花石后。）

郡主：啊！是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？你看云彩又厚，天色昏黑，难以看个明白。（一想，向左边花石后看去）那一片白不塌塌地是什么东西？你是誰？說不說？你不說，你郡主也不害怕！（向前探去）

寇準：（急悄悄走向右边花架后）……

郡主：（却沒看見。到花石后，仍沒看見）哎喲！又跑到那边去了？我看你朝那里跑？我看你朝那里跑？——哎喲！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給它來一个庄稼老汉耙地——平棚。我看你往那里跑！

寇準：（見郡主臨近，蹲身，抖鬚，學犬吠一聲）

郡主：哎喲，可把我嚇壞了！我當是什麼東西，原是我家裏的看家狗哪！是了，你怕我害怕，跟我做伴來的是不是？

寇準：（趁機又學犬吠兩聲）……

郡主：好吧！我給你郡馬送飯，帶來的有饅，餵你一口罷，巴巴巴！（拋飯）吃了沒有？

寇準：（學犬嚙食聲）

郡主：噯，吃了！我不能叫你白吃，跟我往前面做伴去吧。

（唱）好一個精細伶俐看家犬，它就是精靈不會言；

我在此處莫久站，給郡馬送飯到在后花園。（下）

寇準：（暗笑）郡主啊，郡主！你把我寇準當做了看家……呢！

（唱）進楊府大半天茶飯未用，寒冷天累得我汗往下傾；

揹着朝靴我赤着腳走，荊刺扎的兩足疼；

氣喘痰壅接不上氣，不敢咳嗽也不敢哼；

我六十三歲還裝狗，無非是為國勤勞為國憂。

（追下）

郡主：（急上）

（唱）正行走來至在花亭門外，叫一聲郡……（左右窺探）

叫一聲郡馬開門來！（寇準追上，暗看。）

郡主：郡馬開門來呀！（楊景從花亭上。）

楊景：外面何人叩門？

郡主：怎麼你連為妻的聲音，都听不懂了嗎？

楊景：哦，原是郡主到了，待我與你開門。（開門寇準卻逐漸

近前窃听)

郡主：郡馬，接住飯籃……（又后看，進內夫妻坐下）

楊景：郡主，今天送飯為何這樣晚啊？

郡主：是你不知，我家兄王今日過府弔孝，內有寇天官伴駕來了！

楊景：啊？那寇天官遇事机灵，詭計多端，郡主你要留心才好！

郡主：郡馬放心，我來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在東廳書院睡着了。

楊景：還要小心才是！

郡主：請郡馬用飯。

楊景：郡主將飯留下，請回去罷！

郡主：是，待我回去！（一想）郡馬！咱夫妻可要定得一計，我再來的時候，連拍三掌，就是為妻來了，你再開門，要不是為妻的聲音，千万不要開門，你要記下了。

楊景：我記下了。

郡主：寇準啊，寇準！我把你……你可把我氣死了！（下）

寇準：（看郡主去遠）待我叩門——慢來！我一人不能作主，待我去請千歲前來，再作道理。（園場到東廳中，見德芳沉睡，即以靴击掉）

德芳：（驚醒）誰？

寇準：老臣寇準。

德芳：何事慌張？

寇準：楊元帥他真未曾死啊！

德芳：現在那里？

寇準：現在花園。千歲隨我來！（園場到花園路上）千歲！

德芳：天官！

寇準：千歲為何跟不上老臣啊？（止步）

德芳：为何不行？

寇準：适才老臣跟随郡主，曾在这里学过……

德芳：学过什么？

寇準：哎呀不能說了！（相顧一笑，至花亭門前，連击三掌）
開門來！

楊景：什么人？

寇準：（学郡主声音）为妻的声音你都听不懂了嗎？

楊景：原是郡主到了！（開門）郡主！

寇準：（急拉德芳入內）……

楊景：郡主！

寇準：（在室內击掌，楊景入內摸索，最后摸着德芳）郡主！

德芳：我是……

寇準：楊元帥！你怎麼把千歲当做郡主了啊？

楊景（一把拉住寇準）你是誰？

寇準：我是寇準，这是八千歲。

楊景：（大驚）千歲，臣有欺君之罪……

德芳：那有你的罪过。天官、妹丈，随本御东廳再叙！（同笑下）

——劇終——